



# 爱在巴彦淖尔

■ 孙鹤楠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念念不忘的城。古长城、连绵阴山、苍茫沙海、浩淼湖面，还有一眼望不到边的葵田和金黄麦浪……这便是我深深眷恋的家乡——巴彦淖尔。

巴彦淖尔为蒙古语，意为“富饶的湖泊”。从地理位置上看，巴彦淖尔位于黄河几字弯顶端、祖国的正北方。因黄河自西向东横贯全境，300多个湖泊繁星般撒落在黄河沿岸，巴彦淖尔成为名副其实的百湖之乡、候鸟天堂。其中，有“塞外明珠”之称的乌梁素海，是内蒙古西部最大的淡水湖泊、我国北方典型的大型多功能淡水湖泊之一，以及我国候鸟南北迁徙的主要通道。

奔腾的黄河水在开阔的河套平原放缓脚步，从秦汉开始，一代代勤劳智慧的河套儿女就开渠引水，挖出十万多条渠道，年引黄河水50亿立方米，浇灌着1000多万亩优质耕地，成就了八百里河套米粮川。河套灌区是亚洲最大的一首制自流引水灌区，与位于安徽的淠史杭灌区、四川的都江堰灌区并列为中国三大灌区。

地处北纬40度农作物种植黄金带上，独特的自然条件赋予了巴彦淖尔农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。北部，是广袤的乌拉特草原，戈壁红驼是世界珍贵畜种，二狼山白山羊绒被誉为“纤维之王”；南部，是沃野千里的河套平原，盛产种类丰富、品质优良的农产品。“喝着黄河水，背靠阴山下”，独特的地理环境赋予河套小麦优良的品质，越来越多品类的小麦制品广受消费者喜爱。

来巴彦淖尔，除了看美景，还要品美食。用河套优质面粉制作而成的糖麻叶、“土生土长”的河套番茄、享有“天下第一瓜”美誉的河套蜜瓜、鲜美的黄河鱼、开胃又好吃的面筋、经典的铁锅焖面、手把羊肉就奶茶奶酒……如此众多的地方风物，总会令品尝过的人惦念。

巴彦淖尔，是168.5万人的家乡。它面积并不大，从城南到城北，开车只需半小时，站在高处就能看到东边的麦田和西边的湖泊。然而它又很大，贺兰山以东、吕梁山以西、阴山以南、长城以北，都是它怀抱中的土地。

到了秋日，向日葵硕果累累，玉米长出两米多高。黄金万亩，漫山遍野，沙海里也能种出稻米。葵花之乡，万顷花田，瓜子里



也饱含幸福的味道。

一望无际的河套平原上，农耕劳作展示巴彦淖尔人的辛勤，轰鸣的机器声讲述着巴彦淖尔人的专业，多方输送见证着巴彦淖尔人的能力，“天赋河套”远销全球93个国家和地区彰显巴彦淖尔产品

的品质和美誉……

鸿雁的故乡孕育着绿色的希望，天赋河套的农产品吸引着世界的目光。巴彦淖尔，既充满豪迈又饱含柔美，中华文明在这里延续，蒙汉人民以宽阔包容的胸襟，让河套文化沉淀出美美与共的特色。

这里，春有春的美丽，夏有夏的热情，秋有秋的绝艳，冬有冬的傲骨……穿越西北一角，遇见终生难忘的风光，品鉴意犹未尽的美食，感受厚重的历史文化，这里就是塞上江南、黄河明珠、天赋河套，我的美丽故乡巴彦淖尔。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## 有间书屋



■ 王芝

朋友新家入住，我带着礼物前去暖屋。这是一套紧凑的三居室，室内装修是极简风格，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。倒是那方书屋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书房8平米左右，是朋友舍弃了杂物间，再挪用了部分阳台空间换来的。一桌一椅一方几，一灯一人一卷书，简简单单的布置却让人心生宁静。我们随意拿出一本书，就着其中一段一起探讨，甚至争论，末了相视一笑，阳光和书香缓缓流淌，便觉莫逆于心，连身畔的光阴都泛着欢快的涟漪。

中国人素有书房情。明代归有光在短文《杏花书屋记》中记载了他朋友父亲的一个梦：“尝梦居一室，室旁杏花烂漫，诸子读书其间，声琅然出户外。”父亲将这个梦告诉儿子后嘱咐道：“他日当建一室，名之为杏花书屋，以志吾梦云。”

在古代，书房最常用的字是“斋”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释称：“斋，戒洁也。”言下之意，斋乃清心洁净之处，而这正是古人读书时所追求和要达到的最高境界——清静雅致，避尘绝俗，一心向学，修身养性。

唐代刘禹锡的书房被称为陋室，但“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。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。南宋陆游在《新开小室》诗中

说：“并檐开小室，仅可容一几，东为读书窗，初日满窗纸……”新辟这间“仅可容一几”的小书房时，陆游已年逾八旬，但他对小屋相当满意，称其“窗几穷幽致，图书发古香”。

有书斋，自然少不了对联。书斋对联，因特有的禀赋而氤氲着浓郁的文化韵味，存储着深厚的精神蕴藉。清代学者孙星衍在其书斋“岱南阁”中写下对联一副：“一窗佳景王维画，四壁青山杜甫诗。”品读之间，似能闻到一股清新脱俗的书香气息，身心自然舒畅。少年林则徐的书斋对联则更显朴实与深刻：“家少楼台无地起，案余灯火有天知。”无地筑屋，亦可秉烛夜读，以书为伴。

我也有间书屋，虽未能效仿古人备齐书斋楹联，却也尽力向张岱的《梅花书屋》靠拢：“旁广耳室如纱幮，设卧榻”“前后明窗，宝囊西府，渐作绿暗”。然而，我虽常居书房办公，但使用电脑更多，身后的书架早已落灰，书柜里的书拥挤不堪，甚至还有未拆塑封的新书。

新型的阅读方式固然有趣，但在短暂的满足后，留下的是对内容浅尝辄止的遗憾。几分钟的浏览，或许能概括出文章的主题，但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细节、人生况味，需要反复品味与思考的精髓，却常被忽略。在这个加速向前的时代，“吹灭读书灯，一身都是月”更显珍贵。

《庄子·养生主》曾言：“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。”读书，倘若不能如无厚之刃，深入文字与思想之间的缝隙，捕捉到其中蕴含的天地人万事万物之“有间”，那便如同在死水中泛舟，无法领略到知识的深邃与广阔。

想到这里，我决心好好收拾一下书房，不用再作装饰，不用再添新书，移去赘余杂物，扫去心上浮沉，自能体悟茶香墨韵、书中芳华。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## “窝王”之争



■ 王晓伟

我们采煤区最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——采煤机转不转，且看“窝王”说了算，可见“窝王”对于煤矿采煤作业的重要性。

几个年轻矿工瞄准了这个称呼，跃跃欲试着要来一番较量，着实让班长王福生高兴，也让机窝工张仲央心生欣慰。而作为溜子司机的我更是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回想从原先人人避之而嫌弃的打机窝工作，再到人人争之的“窝王”称呼，便不得不佩服王班长的智慧和张仲央的用心了。

打机窝就是为了服务采煤作业，解决采煤机因行走受限触不到的工作面煤壁两端的问题，以及给底部溜子机头、机尾或转载机等提前预留出足够的容身空间，这活儿听起来就没那么简单。首先是作业环境，采煤机截齿啃咬煤炭时，细小的煤粉急速掠过机窝处，虽然采取了喷雾除尘措施，但也无法做到百分百的压制，在工作

面进风端还好些，若在回风端那可就成为班组里“最亮的仔”。其次，由于位置原因，它直接关乎采煤机的运转和整体工作推进。

细算老张干打机窝这活，自我同他一个班组，已有些年头了。每天，他都在机窝处忙碌，挖煤刨炭，支护打点柱，遇到硬的就和爆破员配合爆破，遇到软的就直接躬身弯腰镐刨。即便如此，也从来没听他抱怨过一句。偶尔一次闲聊时，他说，干机窝工不仅需要一把力气，更需要经验和耐力。每次看着他汗流浃背的样子，以及那如墨般的面庞，我不禁心生敬佩。

老张已近知天命的年龄，虽然精神头依然十足，但毕竟年过半百，体力大不如前。细细瞧他眼边的褶皱里，似乎还藏着许多煤粉，采煤工作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

王班长早就看在眼里，但他担心没有年轻人愿意并且敢于替代老张干打机窝的工作。为此，他和老张商量着想一个办法，商量时的地方就在

机窝旁的前溜子操作处。王班长给老张冠上“窝王”这个称呼，并利用班前会将班组所有工种挨个评价了一番，重点是老张这样的机窝工，并将他这多年来在班组中的付出与贡献详细讲给大家听。特别是打机窝对采煤作业的重要性，加之对老张这个“窝王”的美誉，从声情并茂的讲述到敬重情感的表达，大家的神情随之发生变化。

与此同时，王班长还向上级提议，给老张颁发了一个“特别贡献奖”，是一片镶嵌在玻璃制品中的树叶，上面还让人雕刻了“机窝工，无限荣光”的字样，老张却将奖项留在了班组。他说，自己打机窝已经20多年了，这项工作繁琐之处就在于反复的支撤支护，要配合采煤机运转，还要注意工作面上下两端的顶板情况，但只要处理得当，采煤进度就能得到保障。当然，自己更想把这个奖留给年轻人，因为荣光更应该属于年轻一辈。

老张的语意味深长，而那片绿色的树叶在玻璃的折射下更是闪闪发光，它好似散发着一股力量，让班组的年轻人于崇敬中心潮激荡，“窝王”的称呼被叫得愈发响亮，惹得几名小伙子都想跟着他学习打机窝的技能，还要比比看，谁能先学会并出师。

报名的人多了，一场“窝王”之争便开始了，这一幕是班组活力的涌现，也是王班长和老张期待看到的。

（作者供职于冀中能源新三矿）



收获

■ 符铎 （作者供职于山东核电）

## 铁塔与梦想

■ 吴国会

是亲情给了创新者无限想象  
一根慈母手中线或晾衣绳  
或被无人机衔起来腾空  
飞临一个个高塔臂弯处  
好似大鸟筑巢的牵引绳

期待牵引机里的转动  
完成一次次几何级蜕变  
成吨的线缆攀升  
翻过滑车和张力的束缚  
凌空横亘在无限的天空

置身铁塔高处凭栏  
望不见云朵遮挡的故乡

把一道道电力的筋骨绷直  
一条一条翻山越岭的通道  
抵达日思夜想的远方

阳光洒下温柔的目光  
清风颤动着我们有力的臂膀  
每个人都怀揣同一个梦想  
多年架修了如此多的高塔  
一条条线路奔向四面八方

谁能借我一双能飞的双翅  
和源源不断的能量  
让一座座山脉与炊烟相挽  
我就能沿着铁塔和银线  
回到故乡的上空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